





製芰荷以為衣。芳藁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

亦已。芳荀余情。其信芳。集註比也。芰陵也。本草

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言被服益潔。修善益明。

所謂修吾初服也。林註修初服。只要自己信得

過。不顧人知。愚按。進而得入。我之芳。尚望致之

於君。退。祇自修。則芳在身。并不求知於世。製之

集之。窮則獨善其身。所為也。考槃寤歌。永矢弗告。遑問人知乎。又按。芰荷生而有葉。以比現成之美。行猶美錦之在笥。故曰製。製之以為衣。則服之無斃矣。芙蓉即荷之花。次第發於葉下。以比美行之日增。雜而聚之。故曰集。集之以為裳。取備下飾。而充其美也。言芳而必本乎情者。



芳本積中發外非徒襲取以自文者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上聲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集註岌岌高貌佩玉

之貌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

唯獨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也

林註迷路既復光明之體未受虧損何往不可

愚按此又進一層因人不知而率性不近人情特立獨行也岌岌狀冠之本高也陸離狀佩

之有光也長謂增長之言益增佩之光彩也舊本長讀如字則與陸離不相應且玉不去身未

聞以長短為等差也蓋冠本岌岌矣而益高之

比孤高絕物不可一世佩本陸離矣而增長之

比意氣發舒全不韜晦芳是香氣比君子志行

芳潔澤是粉澤比小人聲聞過情雜糅云者黨

人用事所以人品真偽混淆惟我光明之天質

未致因而虧損也大夫自有天爵之可貴黨人

其奈大夫何哉有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之意

又按質如繪之有素一切人事皆在其後書曰

恒性詩曰秉彜大學曰明德是也以其虛靈不

昧故曰昭物欲蔽之則虧矣大夫之一生忠孝

志潔行芳皆原本乎此即前章之所云內美後

章之所謂理美瓊佩也若謂是氣質之質便當一箇昭字不起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



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集註此也荒遠也續紛盛貌言雖比也回車反服幾一遇賢

忘此世故將往觀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佩服愈盛而明志氣愈修而潔也林註四海之外豈無知我與類我者乎因上文不吾知故自考而往觀之以廣其意非思去國求君也伏下周流上下數段愚按林子闢求君誠先得我心矣而其說仍謬蓋四荒謂楚之四境言反顧已身芳潔如此流覽舉朝昏濁如彼豈堂堂楚國四境之遠竟無其人能知我之中情而助我之康濟者乎所以欲往而觀之也繁飾者玉佩芳佩以及觸鞞之屬多多益善也前但增其陸離今更無美弗備矣菲菲者香氣四達且茂盛而悅目也前言昭質則明不蔽乎中

今言彌章則明更著於外矣君子以同德相孚總是要境內高賢共知其舉體芳潔表裏瑩徹庶幾聲應氣求不我遐棄云爾又按往觀句伏上下求索數段若周流上下又隔却一層矣蓋

求女正遍索楚之境中而周流已越楚之境外也若論前後關照則此句直要堯到國無人句作呼應而三處之迴環互映又不待言矣要知大夫所以欲往觀者壯志未灰終與國有其人相與格君心而為美政也不意世局大變高賢既不遇而中材以下又皆隨波逐流孤忠莫援興復無望然後決投淵之計無限苦心千回百折正史遷所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豈徒欲自廣其意而已哉



民生各有所樂五教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

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叶直良反音長

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死直之意而下為

詈予起也。林註出於天性欲以此好終其身即

支解不改豈以見疏為戒遽行迷路致虧昭質

者乎已上叙被讒之後不能變好修以從俗妄

思進用前以馳騫非急欲立修名猶在時俗之外矣

中此以行迷當復欲觀四荒竟在時俗之外矣

總以時俗無一人知原亦無一人類原而原又

無去國他適之義除是四荒或有相遇乃極言

楚國必無一遇也自此至篇末皆是此意愚按

此申結上文言修初服而愈加芳潔如此者非

不知從前以芳獲罪猶不自懲蓋以人性各有

好樂余之好修出自天性矢以終身即因此支

解亦未之有變豈見疏見替所能懲予心而使

之改節乎此又一束上文無數波瀾至此一齊

收結矣下文又轟奇峰林說謬甚又按此言體

解未變大夫之昭質無虧也後文變化流從蘭

申言耳何太  
如此解

蕙之容長實喪也前  
後文心處處顧盼

女顏之嬋媛兮。林註嬋媛温申申其詈予。林註

也詈非一次所詈非一詞故下有不予聽句愚

按林說謬申申者叮嚀反復之意詈猶責也

曰鮌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集註



賦也。頹原之姊也。鮪顓頊五世孫。婞狠也。剛狠自用不順。堯命舜殛之。羽山。頹以原剛直太過。恐亦如鮪之遇禍也。愚按：姊頹見大夫被替後不肯自晦，反露英華，知其必不免禍，故勸誠之。欲其去此剛直也。引鮪以為鑒者，原與鮪同出顓頊，見前車之覆，近在宗無煩遠為稱引也。終然云者，鮪有取亡之道，故終至乎此也。

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婞節。林註：博學忠言喜修

美行。愚按：博博取也，與好字對待。博塞與好修是兩件，非三件也。婞節又繼承之。蕢菜

蕢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叶蒲北反音勃集註：賦而比也。此亦

女頹言也。博塞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蕢蒺藜也。菜玉芻也。蕢臬耳也。皆惡草，以比邪佞盈室也。喻滿朝也。判別也。言眾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眾同也。愚按：立朝固貴，譽博則似乎因君之過，臣以為名君子固當自修好則似乎有心立異，沾沾自喜。古大臣事君，往往屏人極論，退無後言，盛德在躬，不矜不伐，故能勲名垂竹帛，而身安於太山。若已方侈，然自以為婞節，世之人亦群然歎羨，以為惟若人獨有此婞節，取忌賈禍，莫甚於斯。此姊頹何字一詰道着真病，令大夫無言可對者也。至蕢菜蕢之惡草本當遠離，本當不服，何况大夫但姊頹所不滿者，在一判字與上章婞字相對同為賈禍之本，蓋繇之終歿皆由剛狠外露，原之見嫉皆由



疾惡太嚴從來正人塗炭往往因群小擯于清  
議無地自容激成門戶之變皆此一判字為之  
也蒺藜有刺比小人包藏禍心正與博譽相反  
蓋譽直之言受之有益小人之刺櫻之有損也  
菘菘至臭比小人貪污狼籍正與好修相反惟  
其不知自修所以嗜利競進而罔惜廉耻也女  
類之言

止此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林註誰說有  
監汝不為惡

行出于忠君愛國本心乎以原冀望人知之語  
為不然也愚按此二句束上蓋姊類言言藥石  
所未及察者宗臣以身殉國之中情耳大夫心  
服姊訓不敢置辯而因借眾人之不察以自傷

也改余為汝  
何其謬妄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勞獨而不

予聽  
讀平聲集註賦也原外因群佞內被姊詈  
故言眾人不可家喻戶說必不能察已之

中情况世方並為朋黨何能哀我勞獨而見聽  
乎為下章就舜陳詞起林註舉朝皆私黨汝何  
獨立于世而不聽吾言同於鮒之悻直乎女嬃  
言止此舊註作原言謬愚按林子乃真謬耳蓋  
大夫忠孝人也決不忍對其姊豈有聞姊訓而  
忿然不答悻悻竟去在聖賢未必有此情理况  
從林解則前無收束後無轉接論古文亦未見  
有此結構不寧惟是後文世幽昧以眩曜一歎  
前後章法明明遙對此章若硬派作姊類語後  
二句亦可混作靈氛語耶又按此二句起下言



林從園多采  
解  
不甚是

中情之不察皆朋黨比周所致縱使舉世人情皆好為此夫亦何至使我困悴孤獨曾不一聽余言而哀予志乎總見得一片中情無復申訴所以以下章萬不得已而求正於古人也集註以不字為衍文亦終欠妥林註已上借女嬃詈已之言見得舉世皆婦人見識沒處置辯沒處容身為下折中見帝求女張本此無聊之極也愚按林子以世俗矜已復諫之褊心窺聖賢忠厚非惻之至意豈不可笑夫女嬃豈尋常婦人大夫亦豈敢以尋常婦人目其姊天生異人各有極摯性情各具絕頂識解一則親愛其弟不忍見慷慨捐軀而望其異言以免禍一則睠念其君決不肯偷生苟免而甘心與國同存亡彼此意向雖若有冰炭之懸殊要其為仁至義盡則

離馬弄

三

一而巳矣又按女嬃之詈亦非欲大夫易椒蘭為蕭艾也不過欲其危行言孫明哲保身耳諸解並謬只緣不曾認得女嬃

依前聖以節中兮林註即折中喟憑心而歷茲

林註歎息而任此心乃持平之意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嗽同辭集註賦而比也喟歎也天下明德皆

世莫能察已之志故就之而陳詞愚按大夫此時守初服而不變則恐傷賢姊之心聞懿訓而改圖又重違宗臣之誼進退惟谷千難萬難而國無其人莫可控訴故不得已而折中于前聖

佳蚤梓

三

綠筠堂



此真無可奈何之至情亦極奇極幻之妙文也。憑依也托也歷茲者謂歷此進退兩難之境也。蓋大夫喟然自歎我生平依托此心無愧遇事未嘗不熟思審處今歷此境事出兩難所以不得不求折中也舜崩蒼梧之野故沅湘之南有廟在焉且大夫之不得於君與舜之不得于親事亦相類故就之而陳詞集註迂甚又按大夫平日但知效法前修不顧世人俗眼除却古先聖賢誰為大夫知己此折中前聖之來脉也。嬖以鮐之死危大夫然悻直如鮐固宜為重華所誅而忠直如原未必不為重華所諒也。此陳辭重華之來脉也文心極迴環轉側之巧。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聲去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

與巷同叶音弄南方土音也集註自此以

下皆比而賦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啟續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第而可歌也夏康啟子太康也五子太康弟也家術宮中道所謂永巷也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林註禹辯九州物數興六府三事之樂啟能繼之此說是集註混九辯為禹樂非也愚按集註說猷語可發一笑蓋此下七章乃自陳其平日以往昔興亡之故諫君而撮其大畧如此耳要知大夫一言一淚事坐古廟中對土木偶人攀今弔古也此一

章對楚王不思繼穆莊伯業而耽樂是從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音石夫封音大狐。固亂流

其鮮終兮。林註因亂得政宜不能久浞又貪夫厥家。叶古胡反音姑

林註寒浞殺羿而取其室。愚按此一章對楚王盤於遊畋惑於鄭袖。

澆即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

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集註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言澆強梁多力。縱放

其欲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言澆既滅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少康所誅也。愚

按引述古人各有取義。此章縱欲須與太康之娛縱有別。集註殊混。被服者習用之意。言澆自

恃其勇習而用之。因此恣其貪欲。不忍小忿。而日尋干戈。如殺斟灌。滅斟尋之類是也。日康娛而自忘者。謂安意肆志。自以為天下已無事。坦然自娛。忘其國恤也。此一章對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是。

夏桀之常違兮。林註常背道。愚按常常道也。常違謂背其常道。用倒字法也。

乃遂焉而逢殃。愚按遂謂遂非也。言遂非而不改。卒至喪亡。諸解盡失之。后

辛之菹醢兮。紂殺比干。醢梅伯。殷宗用之不長。愚按此

楚王改路。悞諫疏斥。忠良已上。皆忘國之大戒也。林註右十六句皆棄義與善而不用。不服者



愚按當云此皆任用非義之人作為非善之事者文理方合蓋非義貼用人非善貼行政大有分別在因圖拈個義與善便沒分曉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叶七胡反音

之所以純粹者愚按前三后指三皇舉賢才而與此章絕不相蒙混纏純粹大謬

授能兮林註用循繩墨而不頗林註守法之公

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木遵法度而無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如下章

也愚按此正告之以勵精圖治修政任賢當取則三代盛王乃興邦之大法也儼者君度之端

莊而罔有縱逸祇敬者君心之乾惕而不敢怠荒繩墨者堯舜以來歷代相傳之治法即前所謂先路也不頗者不入於幽昧險隘之捷徑也凡看此等句須將眼光放在反面語語打覷楚王方合作離騷微旨若將三王着相較量便是夢話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林註見為民所德者而默置佑

助此定理夫維聖哲之茂行去聲兮苟得用此下也林說謬

集註錯置也輔佐也言觀民之德有聖賢者則置其輔助之力而立以為君也苟誠也下

土謂天下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集註更謬愚按此緊承上章



三代盛王而言惟善則得之也。民德句用倒字。法言見人君有德被生民者則篤生命世之英。為之輔佐如湯有伊萊周有望散皆天所置以。輔有德者也。夫惟聖哲聚于一堂君臣交修德。行日茂故能成興王之業非苟且徼倖得有此。下土而遂謂可以逞其意欲惟所用之者也。蓋。此用藏針句法藏反筆於。正筆中耳諸家盡墮雲霧。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林註民之所計以有德者為極

而歸之根上。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服。叶蒲北反音勃林註義與善所以為德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

極窮也。前謂往古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

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知民之。

計謀於是為極而惟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

愚按兩說皆大謬。蓋此又承前四章亡國之大。

戒而言不善則失之也。相觀者取前古後今交。

互參觀之謂相讀平聲。俗本作去聲非也。計極。

者民困已極計無復之之謂。蓋遠瞻前代之覆。

轍而還顧目前之前之後車得失並陳相為審視大。

抵從來民生日蹙挺而走險未有不由於任用。

非義之人與作為非善之事者。此本文正旨也。

今忽然掉轉筆來言孰有非義之人而苟可任。

用孰有為非善之事而可以服人者。是用龍王。

掉尾法以反筆代正筆耳。而讀者又皆身入迷。

樓矣。又按非義反映舉賢任能非善反映繩墨。



不頗與民德句有何干涉耶林註自九辯九歌至此皆重華身後未及見之事故歷陳之愚按重華身後事何待屈子陳之在屈子亦何用替古人擔憂若惟恐重華喪如充耳茫然一無所知者而切切然陳之不禁為之翻盞大噱

貼余身而危死兮

林註以上文所陳諫君而獲罪

覽余初其猶

未悔

林註自視其始有以致之愚按言清白死直之志自奔走先後之初便已如此豈以

畏危死之故易我初心章法

不量

平聲鑿在到切直與九死未悔遙應林說謬

而正柎兮固前修以菹醢

集註貼近邊欲墮也危死幾死也鑿穿孔

也柎刺木端以入鑿者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善為可行矣而前修乃有以此而菹醢若龍逢梅伯者然亦不敢以為悔也愚按謂鑿本不正而匠氏不先量度以正柎納之以比君本惡聞正言而為臣者不諒其君之能受與否而直言進規也前修固有以此而獲罪者大夫知效法前修已耳又奚悔乎語意與法前修章遙應又按此章總承上七章蓋所陳諫君之詞已畢而大夫又復自叙云爾集註乃獨承上章又獨拈非善句為來脉吾所不解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平聲

攬茹蕙以

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集註曾累也歔歔哀泣之聲也哀時不當者自



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如柔粟也。浪浪流貌。言心悲泣下。而猶引柔粟之香草。以自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愚按。曾當從別本作增。言陳辭已畢。追惟往事。悲痛轉增。所以然者。由余之中情誠鬱邑而不舒也。亦是用倒句法。茹與蕙是兩物。茹茅根之相牽引者。掩涕而攬。茹取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義。訓柔粟未的。林註已上。叙諫君皆據三代興亡之理。其獲罪之故。則自認不能上度其君而歸之。生不逢時。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求折中之詞。止此。

跪敷枉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

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集註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屬。溘奄

忽也。埃塵也。言跪而布枉。以陳如上之詞于舜。而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鳳以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托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林註中正之神。自與天通。非以形用也。愚按此章乃上下過脉處。第一句束上。第二句起下。諸家于此處全欠理會。耿不安也。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訓明者非蓋跪而布枉。其陳詞非不誠且久矣。而重華終若罔聞。因而憂心耿耿。自思吾平日所為。皆前聖所垂。大中至正之道。可以陳之。重華而無愧者。亦可以質之上帝。而無慚。一注想問恍若龍鳳來迎。余乘之而起。奄忽之間。與隨風之塵埃。同其飛揚。余遂冉冉上行也。人情于無可奈何極無聊賴之時。往往有



此奇思幻想情文俱堪絕世又按陳辭重

華後繼以見帝即重華號泣旻天之意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音圃欲少留此

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集註軔措車木也將行

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

青瑣愚按水經云崑崙高萬一千里十洲記云

崑崙有三角正北一角名閩風巔正西一角名

縣圃臺是天下名山莫高於崑崙而閩風縣圃

皆山上之高峯也由平地以上征仰止崇山止

堪托足從天門而神返初履實地爰可脫驂然

則閩風縣圃要不過寓言楚境內之名山也後遭道周

上之高峯云爾非真在崑崙山上也

流方實指海外之崑崙耳又按舉頭即見青天

但論豎裏一條直路與後文自東之西橫裡算

去若干路程者彼此判隔若將縣圃閩風坐實

崑崙山上則馬良路錯且見帝文中預先夾雜

遠逝連章法亦倒亂矣前賢黃君文煥亦誤認

大夫三至崑崙有縣圃為一至閩風為再至第

三番更環而周之故路修遠之說抑知前兩章

引用不過借他名稱供我點染即後章亦只是

鞭梢遙指究竟半途旋返何嘗一到崑崙凌其

絕頂耶下二句又回顧上文言非不欲少留

神靈之門以待折中其奈時光有限

我事孔棘何也極前掩後映之妙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林註令御日

者不放日入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音叶所格反。

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

入之山且勿迫近與及日之未暮而遇賢君也。

林註舉世無一人若得一交之是俗之一改也。安

得不上下而求索。雖曰寓言然捨地呼天之情

已不勝其危急矣。此一句作下文見帝求女總

引舊註皆作求賢君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

為朝秦暮楚之蘇張豈不辱殺愚按林子辯求

君善矣惜其說一派鬼話全無實義蓋求索云

者始終欲求折中耳告重華而不我應因而上

天下地以求之下文見帝是折中于皇天求女

是折中于當世賢人君子靈氛之占折中于卜

筮也巫咸之降折中於鬼神也後半洋洋大文

皆從此一語開出豈但為見帝求女作總引而

已乎且所謂折中者亦非但欲其知我之芳潔

諒我之困欵也將求其君何以一悟俗何以一

佳齋辭

三

綠筠堂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同徜徉集註咸池日浴處  
 下○若○木○亦○木○名○在○崑○崙○峯○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  
 擊○也○逍○遙○相○羊○皆○遊○也○林○註○既○暮○待○旦○再○求○索○  
 也○愚○按○扶○桑○若○木○東○西○迢○隔○大○夫○豈○真○有○千○百○  
 億○化○身○耶○盖○此○一○章○專○叙○早○行○暮○宿○耳○咸○池○扶○  
 桑○非○以○地○言○謂○日○浴○咸○池○時○便○飲○馬○日○出○扶○桑○  
 時○便○總○轡○也○即○星○言○夙○駕○之○意○總○轡○者○謂○升○車○  
 啟○行○六○轡○在○手○也○註○訓○結○謬○若○木○拂○日○者○日○欲○  
 入○則○光○微○拂○拭○之○欲○其○明○也○然○止○借○以○點○綴○日○  
 暮○起○下○相○羊○謂○此○時○不○妨○停○車○自○適○耳○並○無○魯○  
 陽○揮○戈○意○不○然○又○與○羲○和○弭○節○犯○重○矣○註○訓○擊○

訓○遊○皆○大○謬○也○下○望○舒○一○章○是○叙○預○勅○來○朝○鳳○  
 鳥○一○章○是○叙○晝○夜○趨○路○將○至○天○門○俱○有○層○次○俱○  
 有○實○義

前○望○舒○也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也風伯使○奔○屬○鸞○

皇○鳳凰同雌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律叶居

音○橋○林○註○雷○威○恐○有○唐○突○故○不○敢○用○愚○按○此○章○  
 借○喻○更○要○活○看○乃○大○夫○隔○宿○預○戒○謂○明○早○起○程○  
 必○須○如○是○耳○望○舒○句○比○前○驅○開○路○務○令○帶○月○宵○  
 征○飛○廉○句○言○風○宜○後○隨○庶○免○黃○埃○撲○面○車○徒○先○  
 戒○則○可○辨○色○早○行○不○致○途○窮○嗟○日○暮○雷○師○未○具○  
 且○喜○晴○裝○易○辦○無○虞○驟○雨○濕○征○衣○林○子○真○欲○乘○



月御用飛廉而獨怕雷師不敢借重癡人說天話絕倒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林註望舒得所

句乃兼程而進之意與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前章望舒有何干涉音迓集註飄風屯聚也御迎

霓而來御也林註飛廉得所用矣愚按飄風乃

輕風非回風也所謂風飄飄而吹衣者是矣置

身愈高則景愈曠而風愈多若屯聚者然離麗

也言輕風陣陣若斷若屬雲霓隨風來往與我

相遭若帥之而迓我云爾此二句皆描寫將到

天門時有此景象與前章飛廉亦無交涉兩得

所用呆話令人欲嘔又按已上三章皆是為見

帝紀程憑空設想布景着色字字奇艷驚人晶

光耀目為千百年來填詞家鼻祖要之皆非實

事也諸家好求甚解而又不能得其引用之意往往遂成笑柄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同陸離其上下音戶林註

班亂雜貌風雲飛動之象此時似吾令帝閭開

佳蚤詳

早

綠筠堂



合神光五色陸離旋繞上下不覺此身已到遙望天門不遠在轉盼間矣今帝闔句極寫見帝情迫刺不容緩之狀蓋身到而聞闔未開此時叩闔求入已恨其晚所以遙令帝闔預先為我啟關而相待也倚闔闔者狀帝闔之尊倨穆然不為之少動也望予者望望然而不顧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

時曖曖其將罷

音兮亦將疲不得入矣結幽蘭

而延佇

林註但以芳自潔引領跂立於外愚按言不能貶節求入但效空谷之蘭自屏

無人之地遷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延却立而已

集註溷亂也既不得見帝於是歎息其意若曰

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也林註欲求知於天

上初來時異樣急切既到後何等悲涼因思天

帝之溷濁不分與世何異不得不舍之而他求

也愚按帝闔不納大夫既欲入無由因還念塵

世喟然發嘆見得蔽美嫉妬在今日世局已成

視天夢夢號泣不應豈一片中情終于不白畢

我生長負此無窮之痛乎所以不得不排神御

氣復上下求索如後文數章也林子將溷濁嫉

妬說天帝大奇又按此一歎與前姊詈一歎及

求女靈氛巫咸

章三歎互映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

叶莫補忽切音母



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集註白水出崑

山上也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林註因求見帝

而不得意謂知我之配免我為熒獨乎故有求

類我之人可取以相配免我為熒獨乎故有求

故以古賢后為感諷之微詞史記稱其好色不

淫指立言之體如此非謂有是事也舊註比求

賢臣已屬無謂或又比求賢君是君反為臣之

配且侮褻古賢后豈不冤殺愚按白水即指沅

湘大夫來時舊路也發軔自蒼梧則收神亦必

于此故當日甫離天門不堪回首俯視來時舊

路白水滔滔屈指來朝吾又將濟此而北歸云

爾名山欲借喻閩風沅湘先借喻白水此染葉

觀花之巧並非實指出崑崙山之白水也一句

中描寫出無限凄凉多少悲咽然却是為上下

文作轉接以白水陪出閩風以將來之涉水陪

出目前之登山以天門歸路之無聊陪出閩風

求女之變計賓主相生如磁鐵相引用筆最妙

下句縹馬則正寫為求女而脫驂下車欲歷遍

巖谷從容訪求也又按求高賢以折中自是求

女正解閩風仙苑必有神女以比巖阿之內豈

無異人蓋上文見帝不遂乃復設想神遊庶幾

遍歷名山大川苟得遇奇傑之士能折中我之

中情或籍以格君心為美政未可知也閩風為

佳騷辨

三

綠筠堂



第一節求之於名山洞府從來高人逸士肥遯  
 於深巖埋名於方外者往往有之此為大夫第  
 一求而所求者亦真第一流人物名可得聞身  
 終不可得而見求女不遂者一也。兩忽反顧  
 遙應前云遊目者不忍正視之意謂舉朝之溷  
 濁誠難入目四荒諒有同心足以當吾之顧盼  
 也。到此但不禁涕流而已所以然者大夫初次  
 求賢便聞名不能見面往觀之始願不堪回首  
 所以流涕也。離騷純用比體前以眾女稱黨  
 人而蛾眉自况大夫已居然自作賢女觀矣然  
 則求女云者殆以賢女求賢女也林子配字如  
 何用得着耶惟其以女求女之意前文已經伏  
 線故雖歷引古賢后而不病其褻陟  
 高丘而哀無女行文亦不嫌其突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

林註忽然又遊至東方青帝之舍

折瓊枝以

繼佩

林註以玉樹可貴而折之以續佩之所無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

叶度耐切音代林註乘其顏色尚存視神妃有侍女而遺之以通吾

意愚按此篇內言瓊玉之始後瓊珮理美以及  
 為羞為糗皆本此瓊以象大夫之內美芳以昭

大夫之志行故瓊佩芳佩大夫兼而用之今因  
 將以投贈恐佩少不足以供其用所以預先折

取玉樹之枝繼其缺乏耳繼佩而必折瓊枝見  
 大夫無時無處不自愛其玉以此而遺人亦見

惟其德不惟其物也顧玉樹非凡間所有不遊  
 春宮孰從而攀折乎蓋此一章乃上下章之過



脉因神女不可得見將去而求處妃因欲見處  
妃而想到贅見因贅見而打算繼佩為繼佩而  
思折瓊枝為折瓊枝而盍遊春宮文體雖似順  
行文心實倒從下章逆入也榮華未落喻時尚  
可為言及此時而倩其侍者為通殷勤將以此  
為贅見之禮以求其折中也相下女句更須活  
看乃折枝時預先打算之辭耳佩為古人相  
贈遺之物故詩經云雜佩以贈之意亦有本  
吾今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  
言兮吾今蹇修以為理叶落蓋切音賴集註豐  
隆雷師處妃伏羲氏女

溺洛水而死為神纒佩帶地理為媒以通詞理  
也蓋雷迅速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

女之所在而令蹇修致佩纒以為理則蹇修似  
是下女之能為媒者然亦未有考也林註豐隆  
雲師也見思美人篇理通其詞也在吾可謂有  
禮矣愚按仗乘雲者為吾前導方不能不假日月  
而直造其廬令善合者就彼先容庶幾宛轉致  
詞而得將其幣蹇修疑是古之善為人作合者  
也又按此數章更要解得不即不離方得其妙  
用不着半句呆話一切引用古人悉係假托豈  
真謂九京可作耶諸家必坐煞本  
人着相呆講絕世妙文墮此惡劫  
紛總總其離合兮林註其始猶  
離合未定忽緯繡音畫其難  
遷林註卒然乖戾見絕遂  
不可移以其驕傲也夕歸次于窮石弱水  
所出



兮朝濯髮乎洧盤凡林註出嶮嶮山見絕後來此  
 緯繡乖戾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讒  
 人復毀敗之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  
 拒絕也窮石山名洧盤水名愚按集註隔膜林  
 說文理全背紛總總句言兩人初相見時言論  
 往復紛然甚多爾時彼此意見尚在或離或合  
 之間也緯杼所持絲也凡織絲者縱曰經橫曰  
 緯繡大匠斗中所引之墨繩也故書法從糸從  
 畫蓋織先經而後緯則分寸不能移匠引繩以  
 定畫則廣狹不踰矩緯繡者守其一定之意非  
 乖戾也蓋此方招隱彼欲偕逝與我臭味既不  
 相投忽然執持堅確終不可移也所以然者緣  
 其人潔身高蹈凡夕而歸家晏息朝而濯髮整

冠皆在名山大川迴絕塵區無求于人自得其  
 我也夫豈區區濁世之勲名事業榮辱得喪所  
 能入其耳而動其心者哉若上下文俱說處如  
 中間忽插入大夫沐髮請教有何取義且文氣  
 又如何聯貫耶又按復用紛總總  
 句與見帝章遙對語同而旨則異  
 保厥美以驕傲兮林註恃色無禮愚按林說大  
 世肆志保厥美與後兩委厥美遙應固不為蘭  
 之委厥美以失其身亦不為原之委厥美以犯  
 世患日康娛以淫遊林註不理正務愚按康娛  
 也比樂志林泉淫遊比往而  
 不愚按言其高節雖可  
 返雖信美而無禮兮風而絕人則已甚  
 來違



棄而改求。集註言處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  
論不與大招美人俱在比德媵修易中和心上較  
論立意相同求女不合者一愚按來違棄而改  
求者謂前此聞所聞而來不意情既相違彼終  
遐棄從今改圖他適見所見而去也集註以  
夫棄去釋之則來字無着落矣又按已上三章  
為求女之第二節其地其人皆當參活句猶兼  
葭之入漢陽襄之入海皆往而不反意在絕人  
武之入漢陽襄之入海皆往而不反意在絕人  
逃世大夫抱殉國之志求其折中彼惟有行歌  
而不顧洗耳而不願聞爾求女不遂者二也  
袖雖不善王之寵姬也臣子而求君之妃妾是

何言歟况前云相下女令蹇修後又使鳩使鳩  
設充其類與彼交通宮掖者又奚擇焉即明刺  
鄭袖四字中其語病之大  
有如此者立言可不慎乎

覽相觀於四極兮。林註四極即四荒既視而度  
之既度而又視之極其審也

愚按相讀平聲交相互相之意讀去聲者非也  
覽指已前觀在目下言既隨處歷覽如上文數

章矣今又置身最高之周流乎天余乃下。叶後  
處合總再細看一番也

音戶林註從極高迫天處而下視以便改求非  
再登天也愚按篇內覽觀大抵神遊非言日觀

周流乎天云者謂設以其身處於最高憑虛遠  
眺凡四境中之林泉盤澗有人無人悉皆默注

佳登辭  
綠筠堂



神存無不周遍也。余乃下者，收神返照之望。謂耳讀書死章句下，乃人生第一苦海。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集註：四極四方，極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妃契母簡狄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建高臺，以飲食之。林註：偃蹇，偃貌，自望下見其塊然如僧，偃不也。愚按：諸解俱大悞。蓋言遍覽四境，山川終無一遇，復下而視都城之內，不意高位中尚有人在，可求折中也。四極謂楚四境之盡處，瑶臺此高，位偃蹇，驕倨之貌。左傳所謂彼皆偃蹇是也。佚，遺佚也。奸人攬權，未有網羅，朝士者，今此才望大臣，尚為惡黨所遺棄，秉正獨立，無異女子守貞，未字若為人，所遺棄者然也。屈子意中。

所屬得非昭睢其人耶？後蘭為可恃，想亦暗指此人，惜其不能與大夫共保歲寒耳。又按：偃蹇亦非泛然狀其驕倨也。蓋其人位望素高，不為人下，所以遺佚而未入黨人者，以此大夫所以欲附無階而猶豫狐疑者，亦以此。或難予曰：子以四極四荒皆不出楚境，將崑崙白水盡楚地，山川耶？余曰：非是之謂也。余于一切縣圃閼風高丘窮石，只作名山兩字看；一切白水洧盤只作大川兩字看；不寧惟是舉凡一切神女處妃有娥二姚，只作高賢兩字看；而前後之取義各殊，一切下女豐隆蹇修以及鳩鳩鳳皇，只作介紹兩字看；而各人之用法不同耳。蓋文是此體，故須用代字，法假借形容，以不如此則不能換筆而行文，有枯寂之病，且易犯複疊也。一認

佳卷詳

吳

綠筠堂



真便是  
癡話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林註懷毒者雄

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林註輕薄者不足

也羽有毒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不肯為媒而反

間我也鳩多聲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

佻巧利多言無實復不可信用也愚按既已望

見便當決意往來所須者良媒之作合耳顧此

才望大臣雖未入惡黨而無如其左右前後無

一正人彼心懷鳩毒之徒受我使令反生讒謗

而陽為一見如故願作曹丘者余又憎其輕薄

難于信任此四句皆描寫大夫百轉柔腸左思

右想為下章猶豫狐疑之根又按鳩是小人內

之不可化誨者鳩則慣說馬賦面是背非之徒

也故集註釋鳩為多聲但雄字尚未着落蓋所

求者賢女也而一極孟浪之男子許為先容則

其不能直達可知凡當下無數美言不過口舌

利便僅博一時之討好而已明眼人觀此轉覺

可憎大夫所以惡之也謂之鳴逝者不待相煩

連聲願往極盡小人情狀集註作又使銜命失

却措辭之妙矣使鳩與鳩者寓意于望小人

之革面也李唐諸賢激張說而全元忠勝國諸

賢藉張求以除逆

瑾正是此種作用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詔



兮○恐○高○辛○之○先○我○集註猶犬子也人將犬行犬

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

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者必

尋狐踪因謂多疑者為狐疑言以鳩鳩皆不可

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于禮有不可者鳳

皇又已受高辛之詒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為

譽所得也林註良媒先受人托必為所得求女

不合者二愚按言勢分既隔士貴自重不可無

因至前即有善類肯受言以往為我先容猶恐

彼交先已固結此志終不獲伸此三章喻當途

雖有其人而惡黨網羅所及未必肯為折中所

以徒猶豫狐疑終無由作合也又按受詒受我

之詒而前往也文勢方抑揚有情且得恐字神

理舊說並誤蓋此章之鳳皇與前章之下女蹇

修皆寓意于望善類之汲引也。已上為第三

節乃求之於在位當時列國多同姓世卿若鄭

之七穆楚之昭屈景皆是也其中豈無身仕亂

朝而卓然自立未入黨人者藉其名位相與匡

扶最為有力而無如權奸積威之所懾耳目爪

牙之所布預有以折其鋒而杜其口寒其胆而

灰其心凡此皆所謂高辛之先我者也求女不

遂者三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林註再無他處可往聊浮

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愚按大夫欲往何之姚集



言既失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  
未妻于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愚按求女數章  
天開異想絕世奇文却被註疏家如此粘皮帶  
骨頓令夷光變為嫫母豈非恨事鄙見在下章

註總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林註求女不合者三愚按高丘

無女與處妃有娥為三番求女之正文若三番

不獲遽然發嘆則文無波瀾故復將二姚虛空

摹擬一番以啟歎世乃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曲終餘韻也林說似悞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叶去聲集註道理弱于少康而媒又無巧詞蓋不待其不合而已知其無

成故再言世之溷濁蓋以為雖四方之遠而其

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林註欲求與我

同類之人天上天下或遇讒間或乏任使而所

往皆不合因思天上天下溷濁嫉賢亦與世無

異也愚按此及上章又不與前三項平列乃用

餘波收繳言此外更欲遠適以旁求則中心惶

惑無所適從聊且浮遊世間道遙自適以俟一

遇即或善類未盡亡牽復尚可冀如夫少康未

妻于有虞而二姚猶可留者然而正氣日銷孤

忠無助雖或導之使與我結同心之言亦終不

固惟有付之莫可如何已矣因復申歎世俗之  
溷濁真無地而不然也又按集註解遠集為欲  
適遠方此大謬也蓋欲再排神御氣遠探境內  
之深山窮谷耳有虞二姚大夫言外更有深情



蓋是時楚懷之傾覆勢所必然大夫尤倦倦屬  
 意于後王望亦如少康之復興夏道也理弱比  
 惡黨愈熾則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憂而舉  
 朝鉗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  
 固者或志奪於衆味或氣靡于一不遇也  
 數節章法逐層變換一則求之而不一則始女  
 合而終離此神女處妃之分也一則求而先  
 後見卒之覲面千里是求猶之乎勿求也一則  
 先見而後求究竟路阻蕭郎是有見不如無見  
 也此處妃有娥之分也至欲留此二姚更為奇  
 肆之筆不過從心盡氣絕之餘作此傲倖萬一  
 之想明知無益廢然中止波瀾橫絕此一歎  
 與見帝章一歎遙對作章法而意有淺深蓋前  
 云濁濁不分是亂在邪正之莫辨也今云濁濁

嫉賢則濁亂之極至於正道莫容矣前云蔽美  
 嫉妬是猶知其為美而嫉妬興心也今云蔽美  
 稱惡則公然惡直醜正惟奸究是崇矣  
 總以見世局日壞一日真不可挽回耳

閨中既以遠遠兮林註總上求女愚按喻哲王

又不寤林註總上見帝愚按言君懷朕情而不

發兮林註中情終無可告訴處愚按言身既廢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林註容身上天天下總無可

者即釋氏所云盡未來際也蓋窮通得喪事在  
 一身君臣大義事關終古若依違覲與若輩



同此苟延抱愧終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蓋將效法彭咸也林說容身兩字竟是全付偷生苟活肚腸何其鄙穢集註閨中深遠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言上帝不能察司閹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信之心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愚按說到明王賢伯便非大夫與國存亡心事註疏家只為忘却本傳上楚之同姓四字失了項下驪珠所以橫說豎說都成錯鑄耳至謂意欲復去請教大夫除却父母之邦茫茫天涯誰為我之族類去將何之耶林註已上叙舉世無知之後纔有往觀四荒之說及上下求索皆與世之溷濁無異竟無一知我類我者則君必不能冀其一悟俗必

不能冀其一改可知矣此身所寄少不得要決之于卜定之於巫雖滔滔汨汨無數層折看來却是下文靈氛巫咸二段引子愚按此章又束到守死正意作一頓下文再起奇峯林子下少不得要四字便將大夫非常妙想絕世妙文一筆抹倒矣蓋通章大旨歸到彭咸而止所以千推萬獻總是于守死中求善道以見其並非輕生一決爾行文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正猶神龍出沒東雲現鱗西雲露爪令人不可捉摸而其實只是以寬筆作緊筆如剥蕉心層層剝入並未嘗有前賓後主之意林子下引子二字竟似獨側重占巫者更屬夢談

索蘘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



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集註索取也。蘆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上曰筵。靈氣古明于占吉凶者。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愚按蘆香蘆也。韓詩云參差席香蘆。茅白茅也。易曰籍用白茅。二物皆芳潔而柔。可以為物之藉。故先索取之以席地。而後用折竹。以上之也。總是大夫托物見志。以自明其芳潔耳。集註釋以靈草則同為卜具。與筵相混矣。靈氛者。天地間之靈氣也。謂能未卜先知者。莫如天地間之靈氣。故欲命之。命靈氛以占去就。猶之令豐隆以求處妃。其用意正相同也。而必謂古有是善占之人。不亦陋乎。兩美應前內美。

保美蔽美。信修應前好修。兩美必合。謂兩賢相遭。志同者。其道自合。若一人獨美而求同志之孚。此勢所必無者也。今楚國皆溷濁。孰有信能好修與汝同美者。而猶切切然慕之。求索無已乎。俗解以信字慕字屬世人。以修字之字屬大夫。則信修二字先不聯。且失却覲面告語之神。吻矣。又按靈氛開口兩句。專破上文求女之無益。下章又作轉語。如云縱使意在必得。亦當為有益之求。故用兩美求美等句。迴顧求女數章。點染映襯。集註又因此牽合男女君臣。謬甚。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林註更端而孰求美而釋女。同汝林

無狐疑兮。林註更端而孰求美而釋女。同汝林



人來求汝者不待汝往求也愚按原之猶豫而  
 狐疑惓惓於同舟之濟誠不忍此父母之邦也  
 靈氛云勉遠逝而無狐疑勸其達觀於九州無  
 為鬱鬱久居此也前後緊相照應大夫有求美  
 之心九州之賢者亦各有求美之意自然不介  
 而孚應求而至也集註美女以比賢君求美以  
 比求賢夫言天下之大非獨楚國有美女但當  
 遠逝無疑豈有美女求賢夫而舍汝者乎愚按  
 大夫求女是望折中于楚國之賢人靈氛故告  
 之以楚地無賢何不向九州而求索大夫惟志  
 不欲離宗國所以下文又要巫咸再求折中也  
 直至巫咸降神方露九州相君之說實為大夫  
 不入耳之談章法由淺入深逐節生出如耳目  
 口鼻位置天然不容顛倒林說前將四荒四極

解作四海則大夫決去之心懷之已久過都越  
 國視為固然何勞靈氛有此許多饒舌又其甚  
 者求女解作求君而此章又牽合君臣夫婦無  
 論鄙穢不堪且并巫咸一席話皆成贅疣矣總  
 由看篇法不清所以任意胡謔耳

何所獨無芳草兮林註何處無修潔之人兩美  
 必合得所依歸可以自樂其

樂爾何懷乎故宇集註又申言之以勉其行亦  
 靈氛之言也以下乃原自念

之詞愚按雖是申說而取喻較廣蓋女指其人  
 大夫所屬望之高賢也芳草泛比志行凡屬善  
 類皆有之也言九州何處無善類縱不必皆命  
 世高賢苟其志行芳潔亦可引為同調又何戀



戀此溷濁之楚國為哉。謂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宜決計速去不必狐疑也。云察余之善惡集註眩目無主也言雖往亦將

國如此舉世可知恐去亦無益此即柳下惠何

必去父母之邦意蓋大夫宗臣本無去理後不

妨姑設一去想者乃行文寬一步生波瀾法所

以務極其致逼到彭咸耳其實合下主意決不

忍離宗國也故先下此一筆後文再拓開轉入

讀者須審其賓主輕重之所在又按此一歎與

姊詈章一歎遙對前云不可戶說專就楚國之

眾而言也此云幽昧眩曜則舉楚以例九州諒

亦莫不如斯矣前云孰察余之中情對上文姊

詈而言也謂知此中情者宜莫姊若而竟弗察

也故借眾人以發歎也此變文而云善惡者對

上文求美而言也蓋善惡且莫辨又孰知其為

美而求之乎兩美必合恐亦未盡然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林註但未

之甚真另具一付肝有戶服艾以盈要同兮謂幽

腸耳愚按閒話無當腰蘭其不可佩集註艾白蒿非芳草也服之滿腰

而憎遠忠直也愚按承上言善惡之不能察皆

佳

三

綠筠堂



爭以逐臭為榮。反以芳潔為戒。蓋去國誠非本願。而習俗又已如斯。此伏下文猶豫狐疑之根。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芳。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

以充幃。芳謂申椒其不芳。

集註理美玉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

照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香囊也。亦言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愚按此章又承上章而極言其好惡之異。以起下文理美應前內美。當謂定其聲價。如漢書所云廷尉當是也。蓋外著之善惡猶草木之芳臭。覽而察之即可得也。若內美之等量。如玉價之高下。苟非識玉者鮮能得其當矣。况

大夫之玉非凡玉。乃至貴之理美。尤非尋常之目所能賞識者也。今世人既昧於草木之區別。如艾與蘭之倒置矣。又焉能定此席上之奇珍乎。孰云察余之善惡。大夫又奚怪焉。抑又有甚者。非但服艾盈腰也。且取糞壤充幃矣。糞壤之臭甚於艾。充幃之珍重而什襲甚於盈腰矣。非但謂幽蘭不可佩也。直謂申椒不芳矣。幽蘭品高。易委空谷。椒香辛烈。宜有鼻共馨也。由此觀之。君子之必不見容于小人。愈可知矣。又按前章服艾。喻人情喜於為惡。此章充幃。則黨人引用。群小布列。滿朝之比也。前章蘭不可佩。猶云善不可為。此章申椒不芳。則喻慷慨激烈之士。世尤擯斥。必使之終身不齒也。行文俱有淺深。俗解混作一例。林註已上叙人無類。我由于好



惡顛倒故無信而慕之者靈氛言九州原止言  
楚以念念撒楚不下也愚按林說此段謂能洗  
發三閭心事矣然細玩本文大旨全是為猶豫  
狐疑張本開出巫咸夕降再求折中耳林子自  
說自話究竟一  
毫不着疼痒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林註以宗

義愚按復語與前遙對前章之猶豫足將進而  
趨趨也狐疑則更且前且却矣蓋身固不可失  
而情又難自割也此章之猶豫身欲去而低回  
也狐疑則更柔腸百結矣蓋未知瞻烏之爰止  
終不忘狐死之首丘也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  
雖同而取意若相反矣

糝而要平之集註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

米所以享神愚按當殷中宗世者巫姓咸名乃

賢相非神巫也此書引用古人處大都借景生

情讀者須活潑潑地不可執着此引巫咸只在

一巫字上聊借生發非必實指本人也自史遷

傳會入封禪書而巫咸之為神巫千年不白矣

又按椒謂椒酒也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  
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又荆楚俗正月元日以盤  
進椒飲酒謂之椒盤大夫懷椒以代椒酒且寓  
不離芳香之意也若云所以降神則悞椒馨為  
鬱鬯矣糝音所與疑通說文齋財問卜曰疑大  
夫懷糝以要巫咸即詩經之握粟出  
卜也然精米享神之說義亦可通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叶元具皇剡

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集註翳蔽也續盛貌言巫咸既將百神蔽

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已也皇謂

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愚按上三句

叙神降之盛末一句乃大夫對神求為折中之

詞並迎者九疑之山神亦皆為我迎眾神而至

止非舜使之來迎已也請問此處忽然又牽合

重華有何取義剡剡揚靈即所謂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桀夔之所同湯禹儼而

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叶徒紅切音同集註曰

陞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

此法者如湯禹之得伊尹咎繇始能調和而必

合也愚按勉陞降以上下者言當不辭過都越

國山川跋涉之勞耳豈上天入地之謂乎桀夔

即大夫所欲導君之先路而陳辭章之所謂繩

墨也求桀夔所同言當九州相君求其與已同

惟蚤詳

五

綠筠堂



渠獲既同君自知我不待汲引如求女之行媒  
愚按承上言而况士果好修則身有伊臯之德  
九州之大豈必無同德之君同德自孚又何必  
用旁人之作合乎言外隱然見得楚王渠獲不  
同縱有行媒終難調合前此之皇皇求女不惟  
不得且不必也巫咸之語比靈氛俱進一層前  
說止勸去國此說重在擇君前是就大夫求女  
之意而勸其廣之于九州此則翻求女之案而  
直欲其追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按愚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

以下三人皆渠獲既同  
不待行媒而自合者也

齊桓聞以該輔

集註該備也用為客卿備輔佐也愚按大夫之事楚王中情何

其殷遭時何其厄茲三者獨皆無因至前不求  
而獲屈伏污泥之中頃刻雲霄之上又何其遇  
之至奇而至速哉無他渠獲之同不同異耳今  
不求渠獲之所同而徒望行媒之作合不亦惑  
乎彼此激射使人難堪自  
非聖賢鮮不為之易志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鳩之先

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集註晏晚也央盡也鶉鳩即詩所謂七月

鳴鶉者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言止此  
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林



註若再遲待老則世道日趨于壞正人凋謝天下事益不可為矣此勉其速于求君行道以救世也愚按言及年未遲暮急去國求君乘此身未盡之時而得君行道尚可為倘依違不決恐日月逝矣死期將至縱有芳香亦與百草同其萎棄而已當專就自身說方能使聞言者毛骨悚然通身汗下林註世道正人不知何指又按前引古人歆之以及時之樂欲令大夫亟去為擇主之良臣此言鴉鳩揚之以後時之悲惟恐遲遲我行等朝華之零落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夢然而蔽之集註偃蹇眾盛貌言我所佩瓊玉德美之盛蓋以自况也夢蔽之盛也林註夢眾樹陰蔽貌言有美德被眾人爭壅使君

不得惟此黨人之不諒林旁註同兮恐嫉妬而折之集註諒信也折毀也林註若君側無人調和勢必有行讒而加害安得不行媒愚按此又大又變瓊佩喻內美即前所云理美也偃而文法又變瓊佩喻內美即前所云理美也偃蹇困頓失志貌非眾盛也不諒者一味奸險詭譎使人不可測識之謂蓋大夫自念我誠中情好修如彼瓊佩宜其見重于當世矣何為如此偃蹇緣小人眾而君子獨夢然而蔽之也要之眾所以蔽我無一非承望黨人風旨惟此黨人既外布朋邪之謠詠更內懷險詐之陰謀將來勢必愈逞其嫉妬而加吾以意外之摧殘夫夢蔽雖多能掩玉之價終不失其為席上之珍也



倘嫉妬不已而毀折吾玉則皮之不存毛將安  
 附哉此則余心之所恐也言外隱然見得我今  
 在此日蹈危機蹇蹇孤踪不知何所稅駕勉吾  
 去國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然也如此方與後  
 章相為起伏俗解但顧言詮全不審來踪去跡  
 何也又按大夫平日所沾沾自喜者惟在芳此  
 忽惓惓致念於玉非前後異也蓋芳者玉之用  
 玉者芳之體芳能及物玉當自珍大夫前此猶  
 望君之一悟則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此芳也  
 尚冀俗之一改則躋斯民于仁壽之域者此芳  
 也今則已矣雖有孤芳終遭擯棄矣所恃以歷  
 時變而不渝者吾有吾玉耳貧賤不能移有玉  
 在故不受變也威武不能屈有玉在故雖屈彌  
 伸也大夫所以愛之惜之雖至歷時將行而歎

食服御之需造次不能離此玉也

時續紛以變易兮

林註亦不得謂之未

又何可

以淹留

林註雖不求君但不可不遠去愚按凌

算難留未便說到去國下文正逐層洗發此

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集註續紛亂也

茅惡草以喻不肖上文謂幽蘭不可佩以幽蘭  
 之別于艾也今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  
 而不變者大夫一人而已愚按承上言况當今  
 時局又有出于尋常意料之外者耶一切世道



人心皆紛然變易欲淹留於此誠有難為情者  
試看從前正人無不改節如蘭芷失其芳香荃  
蕙自同惡草士不幸生當其時覩茲變態尚可  
與之一朝居乎又按前糞壤充幃申椒不芳是  
喻惡黨在朝正人擯棄今則一切皆變無有正  
人矣章法又分淺深總見得日壞一日文勢直  
趨到國無人兮句作結穴耳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林註正士一齊變而

從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林註以昔日  
俗非出于性之所好故集註世亂俗薄士無常守  
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

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  
材以下莫不變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  
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  
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原之意也  
愚按此一章乃味嘆上文之意上二句自問下  
二句自答皆驚疑駭惋之詞芳草即指上文蘭  
芷荃蕙言何故昔之正人皆一旦改節如是諒  
無他故莫非見我好修之賈害故盡喪其生平  
耶是真不可解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

俗兮苟得列乎眾芳

集註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



好耳。愚按此又從上章推進一層言不特此也。芳草乃尋常善類無怪其不能自持若夫國士猶國香也。余方恃此一人欲與之格君心而為美政。何意內無可貴之實德而徒以修飾容貌為其所長。彼其心誠何心哉。良由不知自愛其玉委而棄之。俯仰隨俗以為容身保位之良圖。而居然有靦面目。自欺欺人。苟得附于君子之虛名而已。舊註又將混入前章遂使妙文疊床架屋。

椒專佞以慢慝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集註慝淫也。椒菜萸也。椒芳烈之物今亦變為

邪佞菜萸固臭物而又欲滿于香囊蓋但知求進而務入于君又何能敬守其芬芳之節乎。林註不能敬守其芳愈不成芳。愚按兩註俱混極蓋此章又推原蘭所以喪節之故由于不識時變而干進無已也。下二句繳還上章正意而橫插上兩句于中間作襯筆文情特妙。椒性烈而氣芳比人之素具能幹又矯然頗以風節自持者此國家有用之才可仗以扶顛持危者也。乃一旦盡反前轍舉畢生之聰明智力專用之于便佞之一途。既得其志因而倨慢慝淫靡所不至矣。椒形類椒而氣味惡臭且有小毒以此權門鷹犬黨人引之以排擊善類者此小人之中之敢于為惡者也。今又皆捨攘欲前充塞左右人主反朝夕親近如香囊之常佩此成何等朝局。



蘭于此時既不能砥柱中流又不思潔身引避  
反于進不休而務入其黨是君子一且失身于  
小人凡從前一切崖岸聲名皆其所不暇顧惜  
如此則縱有國香又何能敬守而勿失乎魏元  
忠受實封百戶而感咽涕流朝野失望是已晚  
節黃花歲寒松柏所以君子貴之也又按同一  
充幃前云糞壤此又云椒兩者豈容無辨嘗譬  
諸明季璫禍凡姓名列在逆案中者概目之為  
糞壤可也若沈灌許顯純等十餘子則椒之包  
藏禍心慘毒更甚者也蓋椒比糞壤臭同而又  
增一毒矣或有病余此章之立說為矯揉者  
余曰若從俗解便當以下二句總承上二句矣  
試問椒之芳香何在而亦責其不能敬守乎  
自蘭芷不芳至此雖一意反復而章法何等次

馬

二

第意思何等曲折結構何等謹嚴運筆何等從  
橫出沒處處移步換形令人應接不暇試讀至  
下章何況揭車與江離然後迴視前文真不啻  
萬壑千巖烟雲無際而舊註俱誤認作複說以  
幾句混語勉強支吾幾同依樣葫蘆畫成幾幅  
至自負千百年眼如林子者於此數章亦僅僅  
釋其字句而文中大意漫無發明彼亦謂申說  
之文無關輕重故此何異遊名山者業已身  
入畫圖眼光猶落平壤一切翠障煙嵐仙宮梵  
宇概等之廢圃斷畦竹廬茅舍猶沾沾自負為  
煙霞泉石主人然乎否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

林註如水之流下從而不能  
逆返愚按林說解流從尚未

佳

三

綠筠堂



的。蓋流者謂世風日壞如江河之下流也。從者謂一二人唱之千萬人從而和之也。當此之時縱有賢豪而寵利誘于前，僂辱迫于後，能砥柱中流不為之變化者，蓋亦鮮矣。又孰能無變化？叶居為切音歸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林註世道江河豪傑如此則中材可知是句愚按此一章申歎以足上文之意前兩章獨倦倦于蘭者蓋大夫意中有所屬望之一人焉故特以蘭為擬不禁三復其辭以致其咨嗟之意也此並承椒蘭而言之者蘭重其德椒尚其才均為國家有用之器而晚節不終皆大夫一生之恨事也至于揭車江離而獨有怨詞者豈

為揭車江離怨哉正痛惜夫椒蘭之不能卓然自生效松栢之後凋耳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林註置之未用而歷此時

愚按惟猶獨也與上孰能二字緊相照應又按林說混帳用委厥美復句正以照耀見奇前云委厥美者喪其玉也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此云委厥美者不銜玉也韞櫝而藏之之謂也無玉之芳芳易消歇蘭之容長徒取譏于無實耳芳本于玉玉無變渝大夫之可貴者真不自失其貴矣所以內美彌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充而芬芳彌固也

猶未沫叶謨杯切音枚林註芬指草言芬指味言止剩得一人不從俗所以可貴集註



虧損減也。沫昏暗也。言瓊佩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于此。然其芳芬實不可得而減損。虧暗此原之自况也。然上章譏蘭既云委厥美矣。此又以爲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不同也。故彼雖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一時之利。而芳芬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決也。愚按上文一路叙荃蕙爲茅椒蘭變節。而糞壤艾檉皆如此。得志已不勝其憤疾之至矣。此章忽然掉轉筆來。反顧已身相形之下。轉覺內美在躬。人莫能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大夫於此。反若有沾沾自喜之意。文心變幻不可端倪。又按舊註混芳芬爲一。林說分之

良是然終不得其實義。則分猶不分也。蓋芳以花草之香氣。言由鼻而入。芬以飲食之香味。言從口而受。詩云苾芬孝祀。神嗜飲食。芬爲香味。此其一徵矣。虧謂素行有虧缺之處。猶云間隙。芳菲菲而難虧者。比修名四達。如群芳之菲菲。繁茂遠近。香聞雖惡已者。無從指其間隙。而訾議之也。沫味之淡也。芬至今猶未沫者。謂士君子不失足於權門。雖一時遭其嫉妬。而事後回思。如啜佳茗。嚴苦之餘。清芬溢頰。久之猶有餘味。蓋沫字從水。從未譬諸飲水。到末後口中。並無餘味也。說雖似割而自謂近理。若訓昏暗。則文理全然說不去矣。林註和有不亢。不隨之意。和調度以自娛兮。其格調法度自樂其身。愚按



和調即調和用倒字法也。度襟度也。調劑其襟。度歸諸和平也。自娛不過去其憤疾。兩說並悞。聊浮游而求女。林註不但不求君即求女亦付之意外之遇以世道變易不可

必得也。愚按林說更誤浮游謂浮生如物在水上優游而任其所之也。憤疾則憂來必致傷人。自娛則浮生且游塵世云爾。然浮游而仍欲求

女可見崑崙西海無非欲求遯世之高賢為我折中故浮游非苟且偷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生周流終非恻然去國。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乎上下。集註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猶在于求君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所云年未晏時未央也。林註乘此佩飾方

及年歲未晏如前云往觀四荒所謂何可淹留者非求仕于外也。愚按上章既反顧而自喜此又自已寬慰一番然後借求女引出遠逝所謂急脉緩受也蓋言在我者既能獨全其良貴即從此看破世情一切放下以調和其胸襟懷抱道腴可味寤歌可樂姑留此未盡之身優游歲月以求夫與余同具此良貴者且及余年未遲暮而周流四方以觀于上下之間庶幾旦暮遇之也大抵失意人憤時疾俗平日胸膈間每多憤疾念頭使身心安逸也。飾謂修飾也。言已之容華修飾尚在妙齡此正求女二字本地風光掩映作態耳與瓊佩冠服有何干涉耶。又按前之往觀是去都城而觀楚之四境此言周流是

惟登詳

天

綠筠堂



去楚國而曠觀天下。林子看作一例。未免床上。床屋下屋矣。上謂在朝。下謂在野。與前求索上。下。陛降上下相應。而義亦差別。林註已上。叙世。變日甚。不堪着眼。周流觀乎上。下支離其說出。于無可奈何。巫咸言。陛降求君。原只言黨人嫉。妬亦念念。撒楚不下也。愚按。離騷洋洋大文。一。起一落。如江海潮汐。一波瀾無際。何嘗有半語支。離且存君興國。而以一死為歸。大夫心事。光明。磊落。又何用。支離其說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林註不言巫咸以咸有也。歷吉日乎吾將行。叶戶郎折瓊枝以為羞兮。反音杭。求君之說。不忍言也。

精瓊糜。音靡。以為糗。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者。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糗。糧也。林註羞。舖也。精。鑿也。瓊糜。玉屑也。皆取其潔。愚按。羞。膳也。精細也。折瓊枝。與前遊春宮。章相應。前折之以繼佩者。今即用之以代珍膳。又細判其屑。以為裹糧。一以見大夫行資。隨地。可辦。猶仙家所謂吸露茹芝。餐玉嚼菓之說也。一寓意。大夫自愛其玉。雖造次顛沛。必於是。猶孟夫子飽乎仁義。而不願人膏粱之味之說也。玉雖不為世用。猶可周其一身。信乎道腴之可。味哉。集註更鄙倍。又按以下。乃姑從靈氛之占。而聊設遠行之想。非真有是事也。凡糗糧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雍容。名山大川。恣我遊。

綠筠堂



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奏九歌舞韶舞以怡性情而悅耳目一切皆行文之指染猶畫家之着色也極淒涼中偏寫得極熱開極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無兩乃註騷家不解此意一一認爲實事不亦愚乎。因靈氛之占方始歷吉欲行愈可知前所云四荒四極皆指楚境之內而非四海之外明矣若從林子之說則海外乃大夫熟遊之地何須又計較束裝何須又鋪張行色耶甚矣

林子前說之曠曠也  
爲余駕飛龍兮林註引雜瑤象以爲車  
牙飾車皆何離心之可同兮林註心既離不可取其貴  
復合自分無補于

楚吾將遠逝以自疏集註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

能相及矣林註惟有他適避之免礙楚君臣耳  
目致煩擯斥此收拾起程之詞愚按飛龍爲駕取其行之速雜用瑤象取其車之文爲我云者特一時願望之詞耳然願望之至精誠所結恍惚若有是物應念而來隨願而足者所謂妄想游魂參成世界也離心謂回想從前積毀銷骨君之於我情已乖離縱使強留亦何由望其復合所以自明其不得行之故也此二語用筆本極輕極活林子作悻悻決絕之辭失矣自疏二字更有意味可見大夫此行並非適彼樂國也只爲楚之時局真箇着眼不得前此方咎讒言之疏我而未忍終離至此不禁引身以自疏而



若將免焉矣。試觀以下設想神遊。俱在名山大海。分明是欲絕人逃世。從此點陟不加。理亂不聞。庶幾一洗楚俗之腥風。聊展我懷之悒鬱耳。與過都越國九州相君何啻風馬耶。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晡。

藹兮。林註雲霓為鳴玉鸞之啾啾。集註遭轉也。旌揚則陰蔽。

於旗也。藹陰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也。

愚按遭迤邐也。乃行不進之貌。道崑崙非便至。

崑崙也。謂方啟行時。預先打算。我今望崑崙而稅駕。但為途修遠。非周流轍環不能到也。修遠

周流正寫難進之意。下三章皆本此揚飛揚也。

雲朝雲也。蝦蟇映日而光。日方東昇。則虹霓在

西。晡曖鮑昭詩所云春霧朝晡藹也。此句寫清晨起程。見雲霓飛揚。天上朝霧將散。未散日光乍掩。乍舒乃絕妙。遠遊天氣也。玉即大夫之佩玉。啾啾者。身上玉聲。與衡上鸞聲相為應和耳。

畔悠揚。又登車時一番景况也。即此便白描就一幅啟行圖來。令讀者千載如晤。俗解盡失其妙。又按此章承上遠逝句來。故開口便說崑崙

言所逝之遠。直須遠到崑崙耳。與後西海為期正相應。蓋崑崙

在西海之外也。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

旂兮。林註以交龍之高。翱翔之翼翼。集註天津

旂敬從車後。謂箕斗之

佳彙詳

三

綠筠堂



間漢津也蓋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  
 於此往來故謂之津翼敬也交龍為旂凡旂屬  
 皆建于車後也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  
 翼翼和也愚按天津借天上之漢津指楚地之  
 漢水也西極楚西境之極也言朝從漢水起程  
 夕盡楚之西境甚言其行之速耳翼翼羽翼也言  
 車後非承旂無以為觀美夫不有為我飛騰之  
 鳳皇乎使之張其兩翼隨我車行是即我車後  
 所建之旌旂矣雄曰鳳雌曰凰鳳凰鼓翅高飛  
 將翺將翔以是云儀觀之美誠莫有美於斯者  
 矣翼翼者衛也美也集註上翼訓敬下翼翼訓  
 和文理欠通林註此周流平路之詞愚按平路  
 險路俱謬  
 解妄分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蛟龍以梁

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集註流沙今居延澤履之  
 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

則人馬千百無孑遺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

取容與遊戲貌以手教曰麾  
 以蛟龍為橋於津

上猶言比鼉鼉以為梁也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

也林註容與亦自娛之意  
 涉渡之也愚按容與

非遊戲之貌亦非自娛之意  
 兩說俱誤蓋言流沙赤水阻我前途且停車以商濟渡之策不妨  
 從容籌畫務令計出萬全如下二句云云耳梁  
 即今之浮橋或麾蛟龍使頭尾相銜為梁于津  
 我車騎從之而過如行平地此我生第一快事  
 也或告語西皇使具舟于河我將捨車登舟以



涉茲水。此目前又一快事也。兩策並舉，皆擬議未定之詞。西皇者，西方主宰之神，似不必指實。金天氏也。又按孰堪梁津蛟龍可麾也。誰為具楫，西皇可詔也。總要放開眼孔，看得天地間所有原任人取携而不禁，謂是遊戲神通也。可謂是鏡花水月也。亦可凡篇中一切寓言，皆當作如是。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持。林註：籍眾力隨路而持其

危不使車敗，所以渡之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也。舊本持悞作待字。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集註：不周山名。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我。

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林註：從此路左行，眾車會于西海之上，可見西皇此周流險路之辭。愚按路修遠語，復用而意實不同。前繼之以周流者，屈指陸行道里之遙，此繼之以多艱者，親歷水路風波之險也。上章雖梁津舟渡兩策並設，而此章大旨却單頂後一策來。特為水路紀程，下三句則寫大夫身雖在舟，又復柔腸百轉也。蓋蛟龍為梁，固是十分快舉，實則理勢必無。若西皇受詔，則必無之中，猶或有萬分之一也。故此章單承後策騰騰空也。持待原有兩說。集註從待，叶韻為難。又誤解徑字。林註從持，終無實義。蓋徑者直遂也。持者持駕也。國策云：方北面而持其駕。此時西皇已受詔，艤舟大夫已擊楫中流矣。忽又轉念將來彼岸誕



登陸行尚遠。眾車仍不可少。莫如總仗西皇神  
力為我騰此眾車。凌空前去。先到彼岸。使僕夫  
徑持六轡。待我升車。更覺滿心。滿願。云爾。一  
來。總是要形容得極燥。脾極如意。皆所以反襯  
後文極悲涼。此文章家用加一倍法。使讀者至  
此。心曠神怡。手舞足蹈。忽然耳目改觀。斯為極  
奇。極肆之筆。下二句。不過云。我此後車行當路  
由。不周山而左轉。遙指鞭梢。期到西海。將以卒  
道。崑崙之始願也。此亦是舟行時意中擬議之  
詞。句法字法。以倒裝見奇。乃烹煉之工妙耳。無  
他隱奧也。却被俗解。訓指為語。以會代期。妄添  
出無數周折。可發一笑。又按西海為期。言外隱  
然。有二老避紂海濱之想。益可証其非他國求  
君也。至林子因此一語。硬派前四極四荒云俱

在海外。此真刺舟求劍之說。豈徒不明於章法  
之先後次第而已哉。至云會於海上。可見西皇  
童駢語使人欲嘔。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林註車比駕前更多。

八龍之蜿蜿兮。林註龍比前更多。載雲旗之委。

蛇。林註旗比前更多。集註屯聚也。軼輶也。轂內

也。愚按此章叙水險既涉。又乘車而陸行也。余  
車即前所騰之眾車也。向望其雜瑤象以為之  
者。今且屯聚之。而千乘矣。生人願欲何窮不妨  
多多而益善耳。玉軼既齊如組如舞。電閃星流



樂莫大焉。龍之為靈不可方物者也。向望其為我駕車者。今若目擊其蜿蜿然可得而物色之。驅策之矣。一切世間不可力致之物。以為無則真無。以為有便恍如明明在前。而歷歷可數也。天上祥雲往來不絕。如旌旗之委蛇。旋繞為我先驅。種種景物無一不助我威儀。壯我行色。寫至此真筆酣墨飽。躊躇滿志。遠逝之樂至矣。極矣。蔑以加矣。然此豈皆屈子分中所有哉。或者謂大凡人情妄想。未來境遇。往往過乎其分。不知此是常人意中之言。而猶非屈子言外之意也。蓋其所以用加倍法者。言外正見得我行縱使如是之華美。烜赫。縱使如是之快心適意。而繫念故鄉。瞻懷宗社。終不忍一日捨此而去。况我今日獨行踽踽去將何之耶。無限深情微

意。在文章反面無字句處。更有對面一層也。註騷家眼光。但覩正面。而不顧反面。又孰信反面之更有對面耶。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集註 叶末各切音莫。言雖按節

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  
林註 雖按步而神已遠去。期早到西海也。愚按如兩說。請教下二句如何。奏九歌而舞韶兮。轉接文理上俱說不去矣。

聊假日以媮樂。  
集註 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此言

遭遇幽厄。中心愁悶。故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  
林註 舜禹之樂。乃是平日大本領。今西皇肯涉



予則西皇其知予矣途中不妨奏而舞之且眼  
不見楚國正好借此餘日把在楚之鬱悒侘傺  
太息掩涕苦情一切放下所謂和調度以自娛  
者此也愚按抑按也志謂遠行之志即所云道  
崑崙指西海者也弭止也節謂所執之旌節以  
指麾進止者也抑志而弭節者言日已暮矣放  
下前進念頭今宵且暫駐行旌耳此一句專寫  
日暮止宿但將下章陟陛皇句兩相對照便令  
文義了然高者胸襟之高曠馳者意氣之發揚  
邈邈遠貌大夫此時去國已遠一切時局變態  
不到眼前故胸襟意氣頓覺高曠發揚無復向  
時悒鬱牢騷之狀邈邈然其神之遠也因而奏  
九歌舞韶舞備極歡娛所以然者一身既出國  
門萬般且付度外故聊借此日之餘閒偷得須

史之樂事云爾蓋上一章叙日間車騎之孔都  
震耀耳目此一章叙日暮脫驂而自適陶養性  
情要知全是為下文轉筆作勢猶射者引弓持  
滿又加躊躇審固到十分時候也集註非林說  
更背謬又按媮同偷兩字本通用此章言媮樂  
直與前黨人偷樂相照耀作章法昔用此語以  
譏黨人者至于今日竟不覺躬自蹈之矣但黨  
人之偷樂從貪戀而出大夫之偷樂積悲憤而  
然夫未得而貪既得而戀逞其意欲罔恤國家  
此黨人之所惟日不足者也大事去矣莫可如  
何淪胥以鋪悲憤奚益此大夫所欲暫假須臾  
者也然彼竈突炎而堂處如故此甫觸目而涕  
泗滂沱則偷樂語同而其情相懸萬萬矣  
正以複用見文情之奇妙波瀾之濶大俗本悞



音俞。遂相沿以媮樂為愉樂。頓令妙文減色。卜居篇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賈山至言媮合取容皆此媮字。可為兩字通用的証。

陟陞皇之赫戲熙音兮。集註皇皇天也。赫戲光明

初陞天之日無遠不照而我反登其上。愚按皇

君也。日君象也。陞皇者初日出之名也。日有君

象而臨照萬方。今世俗稱西墜之日為落照。則

東升之日名之曰陞皇。確切不移。堪為絕對矣。

赫者言其赫赫然也。曦日之光明也。陟者謂赫

赫然之日光從下而上也。林子癡話竟可入古

林。今笑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

而不行。國也。僕御也。懷思也。蜷局結曲不行貌。

屈原托為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

于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林註已上叙宗

國世卿無可去之義。一觸目間。西海不能到。媮

樂不能終而遠逝。自疏之舉。徒成虛願。總是忠

君愛國之心。鬱結不解。除死之外。無第二條路

也。愚按此承上章而言。歡樂未終。早已東方日



國不忘故君一一俱在言外吞吐曲終餘韻真覺意味無窮

亂曰集註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林註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

已矣哉國無人兮林註無正士是莫我知兮林註

只有我一人又無人知是君終不一悟矣愚按

惟其舉國無人所以莫能知我語本一串林子

將君悟俗改分貼未妥且此處正用不又何懷

乎故都林註不堪回既莫足與為美政兮林註

之後既無與為善政之人濟亂扶危則國必亡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集註賦也已矣絕望之詞

不足與行美政故我將自沉也愚按莫足與三

字與上國無人兮句緊相呼應集註崑指君說

非且泛言時君尤非宗臣分中語林註惟投水

而死一着了却許多牽掛愚按所居猶云所處

與前遺則相應蓋死非難也處死則難耳從彭

咸之所居者從彭咸所以處死之道非竟以水

中為彭咸之居也此處亦有毫釐千里且大夫

反復詳審不啻再三真所謂從容就義獲我死

佳登詳

三

綠筠堂



而有人無人實關係美政之廢興者也前此直  
諫觸怒不過以美政責難於君折中見帝是捨  
地呼天思何以格君心而行美政求女數章是  
得其人政尚可行而呼號同志命靈氛要巫咸  
是雖已決守死之心而猶未絕與為美政之望  
至于舉世無人孤忠獨立決去一策所不忍行  
而美政復興終成虛願無已而歸之于彭咸以  
卒其效法前修之素志蓋大夫守死善道必宗  
臣之誼更無遺憾而後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也  
夫豈有過乎若謂忠孝大節反不妨過中失正  
則叛道之尤甚者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林註常居愚按言遙想山曲

落筆如仙子凌虛瞥然而來不可端被薜荔兮

倪吾疑其腕中便有靈鬼林註呆極

帶女蘿林註常服愚按被猶披也蓋遙想此鬼

章被帶既含睇兮又宜笑林註有情愚按林子

有別既含睇兮又宜笑說駭話絕倒此遙想

鬼在山阿中無人子慕予兮善窈窕林註有態

之處自樂其樂也子慕予兮善窈窕愚按子蓋

指世間禱祀之人予則山鬼自謂也幽明異途  
鬼何足慕子慕予者猶俗語云見愛盛情之類



此句寫山鬼欲求食于人因設為自言世人苟  
 有美情以飲食見與者予亦善為窈窕之容前  
 來就食勿概指目為猙獰劣相而憎之畏之也  
 要知全是為下文山鬼來享祭作引子林註因  
 慕我而留情作態欲結我之歡此山鬼伎倆也  
 愚按此章祭山鬼之樂歌林說自始至終總忘  
 却命題之意何也已上四句是第一節先寫山  
 鬼之情狀皆從空中設想非目擊此物也以山  
 鬼之睇笑自樂遙映山中之飲泉蔭栢以山  
 鬼之求食媚人反映山中之孤高絕物筆情  
 掩映入妙集註以上諸篇皆為人慕神之詞以  
 見臣愛君之意此篇鬼陰而賤故以人况君鬼  
 喻已而為鬼媚人之語也愚按此  
 言外之映襯終非文中之正解

乘赤豹兮從文狸林註騎辛夷車兮結桂旗

林註車被石蘭兮帶杜衡林註衣服之美愚按

字明彼為居常此為飾美其說非也蓋是寫山  
 鬼離山阿而來所騎從者不過驅山間之獸所

用為車旗被帶者不過取卉木之枝葉非誇其  
 美也正極寫山鬼之本色爾又按夷桂蘭衡皆

芳草一為下句作地一以見大夫天性折芳馨  
 愛芳雖寫山鬼攀折亦惟芳馨是依爾

兮遺去聲所思林註自山阿而來修飾儀容以禮  
 矣愚按芳馨即指上夷桂蘭衡言非但用為車

旗被帶又將以遺所思也蓋題是祀鬼則一切



鬼物無不畢赴。凡屬含靈。同此情性。彼壽類之。中豈無有不相見而相思者乎。然則遺所思者。鬼物之自相遺贈。若之何。通幽明之路。而與人相結納耶。又按此思字。與後三思字相引。以鬼與鬼之相思而相見。反映已與公子之不相見。而相思以山鬼之折芳馨。而相投贈。反映公子之杜若自芳。終不肯為我折中。予處幽篁兮。終而遺我以格君心之善道也。

不見天。林註不知早暮。愚按亦設為山鬼路險。自言預為下獨後來句。作註脚也。

難兮獨後來。漢劉向傳叶釐。林註且山路崎嶇。慢行愆期。獨不及受遺也。愚按楚

俗常祀。祭神既畢。繼以祀鬼。而山鬼亦在當祀。群鬼之中。因其從幽篁而出。又山路險難。所以

後至。如此洗發山字。方切本題。非世間一切鬼物。所可移用。爾林子將此二句。硬派在大夫身上。試問祭鬼壇中。大夫何勞。降重耶。縱使曲從。林子總論中有祭神。則原自祭之說。亦是大夫設祭。如何祭主。反從他處遠來。又獨後耶。况獨者對眾而言。今云大夫獨後來。則必有先大夫而至。止者矣。而先至者。其誰耶。若何結納。若何受遺。嚳語總不可解。又按已上是第二節。叙山鬼為享祭而來。歷歷寫其車騎被帶。寫其折取芳馨。無一非山間之景物。山鬼之本。色而又寫到所處幽深。路險後來者。要曉得大夫文心。曲曲為山鬼傳神。寫照盡龍點睛。斯為神品。



表獨立兮山之上。

林註表昂如擗標 表昂如擗標，既不以遇

儀表也。言山鬼初至時，先整其儀表，獨立山巔，瞻望祭所，然後下也。又按大夫乃欲遇山鬼而

受遺，奇想衆皆受山鬼之遺，大夫不遇而空。雲返，獨登高以插標，奇景林說真愈出愈奇矣。

容容兮而在下。

叶後五切音戶 集註：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愚按：容容，雲盛

貌言山鬼望見祭壇中陰雲滿空，觸日無非。同類矣。在下者，非身在山巔，雲反在下也。而字一

折，蓋言望見後，山鬼亦同受祭而在容容之下。矣。此及下二句，皆描寫祀鬼時陰氣侵人景象。

使人不寒而栗。杳冥冥兮羌晝晦。林註雲從下起掩日 愚按亦誤認雲反在

下之意。此蓋陰氣之漫空爾。東風飄兮神靈雨。林註風雨作 皆有神。愚按

神靈雨三字，宜囑圖讀。與俗諺所謂鬼旋風等為一類，皆方言也。林子因此一神字，便捏撮出

一段，遇神來試問，自絕地通天以後，神人之路隔矣。以守正不阿之三閭，如之何？反踵九黎之

亂德，與神相遇而相留耶？且此章正文為設祭以祀鬼也。又何故忽然而神降？豈神亦垂涎鬼

食徒，鋪歎耶？真留靈修兮，憺忘歸。集註靈修亦 謂前所欲媚

可發一大笑也。留靈修兮，憺忘歸。謂前所欲媚者，也。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晚而無與

為樂矣。蓋元卒不來而反欲人造其所居也。愚按舊說忘却人之祀鬼，反云鬼欲留人，請教人

造鬼宅，且留使忘歸，是何等事，可謂奇談。林註

佳

綠筠堂

四



靈修稱神之詞非稱君也。或難予曰：子前以靈修為君之修政，奈此靈修何？予曰：無傷也。只一靈字，離騷借以况君。此章用以稱鬼，蓋尊君者擬之于神靈，而鬼為天地間之靈氣，義各有取也。若修字斷然同作活字看，又何疑乎？但在離騷為修政，在此章當作修遠為少異耳。蓋言俎豆薦馨，款留夫靈者，既久而靈亦愴然安之。若忘其歸也，此七字為山鬼享祭之正文。歲既晏兮，孰華予。林註：不遇鬼而遇神，欣然忘歸。

即予年愈老，孰有肯為予光榮者？舍神無與共，徘徊爾。愚按：華華筵也。吳楚之俗，巫祝款神，謂之華筵。其風至今，仍而未改。祀神之餘，爰及鬼物，以報歲功，所以此舉常在歲暮。本古蜡祭遺意，所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也。予亦山鬼自謂也。言歲云暮矣，孰有再設此華筵以款予者？雖欲不久留饗，既不可得矣。此句正明所以澹忘歸之意。又按：已上是第三節寫山鬼之享祭本題之正文。已畢以下，又借山鬼之去，拓開筆墨，轉出作者胸中主意來。

采三秀兮於山間。

集註：三秀，芝草也。芝一歲三秀。林註：由山上而行山間，采

芝以歸。愚按：采山鬼歸而自采也。蓋遙想其歸途如此。林作大夫行山間而采芝，謬。

石磊兮葛蔓蔓。

林註：山間之景。愚按：非贊山景也。蓋遙想其舉步巉崿，黃茅極目，寫

出一段荒涼凄慘之狀，全是怨公子兮悵忘歸。為下文公子之悵而思作引。



集註公子即所欲留之靈修也林註神既不留  
 歸途而歷幽境又思人也公子所思者之通稱  
 舊指公子林註恐未確怨者怨其不肯華予也愚  
 按此因山鬼享祭而去遙想其歸途所歷深山  
 邃谷之中大有人在意欲招隱也公子指隱居  
 山谷中之人怨者大夫怨彼石隱者流徒悵悵  
 然久居此難堪之境而迷而君思我兮不得聞  
 不復終忘其歸國之心也林註君雖思我不能使王有暇而召我此其所  
 以怨之也愚按承上言我今遙望而相怨君亦  
 聞聲而相思但如果見思便宜及今早來與我  
 共匡王國然而跂予望之終不一至意者其不  
 得聞耶夫既拒我以不聞則君之思我何如其  
 勿思而我之怨君誠無時而或釋矣又按已上

是第四節轉  
 到招隱正旨

山中兮芳杜若

集註山中人亦鬼自譏也林  
註山中人原自謂也愚按兩

說謬山中人者山中之隱  
 士即上節所怨之公子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叶

各反音博林註杜若取其芳石泉取其潔松柏  
 取其貞愚按此想像公子立品之孤芳有如杜  
 若而以石泉為飲松柏自蔭真超然塵世之外  
 而無求自得舉凡國家之治亂安危仕途之榮  
 辱得失皆其耳所不願聞目所不欲覩者君思  
 也此正下所以然疑而不肯輕出之根君思  
 我兮然疑作集註然信也疑不信也林註君雖  
 思我不能同俗故使是非莫決



又怨不得公子也愚按言公子雖同調相憐時  
 或思我然無如其孤芳自喜終亦且信且疑決  
 不肯歡然駕而使我心夷也又按其忽以為  
 然者信兩人之同德其方然而忽疑者商出處  
 之不輕比上章之不間似乎放寬一步矣蓋前  
 是峻詞拒之而不與通此則欣然欲就而卒不  
 果也要知文心放寬一步處正是章法收緊一  
 步處已上是第五節語意本上節來而與下  
 節開合以束通篇蓋此節言雖或招之未必能  
 致作一開筆下節言今雖不來後必終悔仍合  
 到招隱作  
 收筆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  
 夜鳴風颯

颯蘇合兮木蕭蕭  
林註歸幽篁中苦境愚按三

後之人讀其文者如觀鬼形如聞鬼嘯此謂用  
 暗結法直收到篇首之山阿幽篁其中隱然有  
 山鬼在而又全然不露真形筆法神奇千古無  
 兩乃林說作大夫歸幽篁則與起處不相照應  
 且并失命題之意矣又按淮南小山之招隱多  
 至百八十餘言要不過擴充潤色于詞句間耳  
 究其命意刷色何莫非藍本此章思公子兮徒  
 者乎招隱之說即此可以相證  
 離憂叶于喬反音遙林註既怨不得公子自分  
 悽惋欲絕愚按此承上言處此幽深之巖谷而  
 又值此景物之悲涼斯時四顧無人凄然欲絕



我思公子尚何戀戀此中甘與山鬼為伴徒抱  
 離憂而已言外見得必當翻然改圖而心然肯  
 來為我此中匡君濟國之事也此一乃通章  
 之結穴細玩語氣與小山之篇末二句大旨亦  
 同但彼用正收此用反結為小異耳其為招隱  
 更何疑乎又按余嘗細按大夫之作九歌當在  
 見疏之後未遭放逐之前斯時主眷雖移臣忠  
 彌篤故借更定樂歌為題以致其惓惓無已之  
 意云爾即如大司命篇中云老冉冉兮既極不  
 寢近兮愈疏之兩言者大夫明以挽回默相之  
 微權望之壽夭在予之司命當日所處之地  
 與作歌之心事不已和盤托出乎至于山鬼一  
 章尤與離騷之求女立言異而寄托寔同其始  
 而怨終而思一片苦心無窮期待猶夫易其始



